

A Tale of the Malazan  
Book of the Fallen

# 玛拉兹英灵录

[卷一]

月之花园<sub>下</sub>

Gardens of the  
Moon

[加拿大] 史蒂芬·埃里克森 / 著  
林南山 / 译



# 玛拉兹英灵录

A Tale of the Malazan  
Book of the Fallen

卷一 月之花园 下册

[加拿大] 史蒂芬·埃里克森 / 著  
林南山 / 译

## 卷四 刺客

我梦见硬币上  
有转换着的脸——  
这么多青春的面孔啊，  
这么多昂贵的梦想啊，  
它旋转着，歌唱着，  
环绕着宝石铸就，  
金边镶嵌的圣杯。

《梦境生活》  
女巫伊芭瑞斯

第十一章

夜色临近，  
我的灵魂徘徊着，  
飘过大地和岩石。  
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正如夜色本身，  
空气中的某物黯淡了那光。  
所以我来到他们身边，  
那些在夜色中忙着切割和雕刻的石匠。  
“太阳怎么了？”我问他们，  
“难道它的斗篷没有在你塑造的过程中揭示温暖的原因么？”  
其中一人回答说。  
“没有灵魂可以承受阳光的精髓，  
那缘由已模糊，在黑暗降临的时候——  
因此我们在夜里建起坟墓，  
为你，还有你的亲人。”  
“那么，请原谅我的打扰吧。”我说。  
“死亡永远不会被打扰，”石匠说，  
“它们总会如期到达。”

《乞丐的石头》

达鲁吉斯坦

“又是另一个夜晚，又是另一场梦境。”科卢普呻吟着，“除了一点微弱的火陪伴着流浪者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把双手伸向那闪烁跳跃、永不熄灭的火堆，这是由上古之神点燃的，似乎只是个奇特的

礼物，但他能感觉到它还有另外的意义，“科卢普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挫折是罕见的，不受欢迎。”

他周围的景观十分贫瘠，视野内看不到任何人烟的痕迹，连周围被翻犁过的土都消失无踪。他蹲在这苔原荒地孤独的火堆边，空气中有着腐烂结冰的气息。北边和东边的地平线闪着绿色，几乎是在发光，虽然月亮并没有升起来跟群星交相辉映。

科卢普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但他的脑海中似乎闪过什么景象，“令人不安，确实，科卢普敢说。这些景象是由本能产生的？那么，在这场梦境中看到这些，又有什么意义？科卢普不知道，如果在这一瞬间能回到真实世界温暖的床上，科卢普会这样选择的。”

他盯着地面上的地衣和苔藓，皱着眉头看着那光怪陆离的色彩。他听说过红顶平原的传说，那片土地在遥远的北边，得翻过雷德隆高地才能到达。苔原会是什么样子的？他总是想象着一片黯淡、色彩单调的世界。“然后，仔细研究头顶上的星空，它们闪烁着，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不，它们闪烁着，仿佛在逗乐思考它们的人。而土地本身则暗示了各种颜色，红色、橙色、淡紫色。”

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传来，科卢普站起身，远处有一大群棕色毛皮的野兽在奔跑。它们呼吸的气息在头顶上和身后拖出一道银色的气流，它们奔跑着，不时改变路径，但都保持在一段距离之外。他注视着它们，当那群野兽靠得较近的时候，他能看到他们皮毛上的红色条纹，还有头上的角。随着摇摆的头颅前后划动。大地都因它们的奔跑而颤动。

“科卢普很好奇，这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动物。难道他已经旅行到最原始的地方了？”

“没错。”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科卢普转身：“啊，请过来跟我分享火堆，当然啦。”他看到一个矮小但健壮的身影站在他面前，包裹着鹿或者类似动物的皮鞣制而成

的斗篷。鹿角从那个男人扁平的骨帽中伸出来，灰色，还有细细的绒毛。科卢普鞠躬：“您面前的人是科卢普，来自达鲁吉斯坦。”

“我叫潘·措，一名不死族人，科戎氏族的一员，忝为坎宁·托麾下的铸骨者。”潘朝前走了一步，蹲在火堆边，“我也被称为白狐，科卢普，拥有冰霜一般的智慧。”他瞥了一眼科卢普，然后微笑起来。

潘的脸很宽阔，骨节在光滑的皮肤之下棱棱地突出，他的皮肤呈金色。眼睑厚重，几乎看不清双眼，但科卢普仍然注意到他有一双惊人的琥珀色眼珠。潘把细长而柔软的手伸向火堆，“火焰即生命，生命即火焰。冰霜的年代已经远去，科卢普。我们在这里居住了很久很久，狩猎着大群的野兽，聚集在南方的土地上，跟雪魔族作战，随着冰河的潮涨潮落，我们出生和死亡。”

“这么说科卢普旅行得很远了。”

“从开始到结束。我们的种族给了你们前车之鉴，科卢普，虽然战争永不停止。而我们给予你们的，是如何从战争中获取自由的智慧。雪魔族日益衰落，曾经撤退到那令人怖畏的地方。影血族弗库·阿塞尔已经消失，而我们从来没有攻打过他们。而智蜥族科迁·切玛也已灭绝——冰霜注定了他们的死亡。”潘的目光回到了火堆，“我们的狩猎给这些大型动物带来了死亡，科卢普。我们被推往南方，而这些动物则不能。我们是不死的，但是很快召唤即将来临，不死族将举行仪式，选出铸骨者。然后，肉体崩裂，时间本身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召唤产生了不死族人，还有第一帝国。”

“为什么，科卢普很好奇，他会选择这里？”

潘·措耸耸肩：“我来到这里因为我被呼唤，至于是谁，我不知道。或许对你来说同样如此。”

“可是科卢普是在做梦，这是科卢普的梦境。”

“这么说，那我感到十分荣幸，”潘站直身子，“你的时代已经到来，或许即将带来我们寻找的答案。”

科卢普跟着潘的目光望向南边，他抬起了一边眉毛：“如果没有看错的话，科卢普认为她是一名莱维人。”

正在靠近的女人应该是接近中年，因为有孩子，所以显得沉重。她那黑而圆的脸看上去跟潘·措有某些相似的特质，但不太明显。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似乎做了一个严峻的决定。她走到了火堆边，打量着两个男人，她的注意力大多放在潘·措身上。“不死族人，”她说，“我们时代的不死族迷道特内恩，诞生了一名汇集了多种魔法的孩子。它的灵魂飘荡着迷失着，它的肉体是可憎的。必须要有所转变。”她转身看着科卢普，掀开了她身上裹着的厚厚的编织长袍，显露出她鼓起的肚子。那光滑而伸展的皮肤上有着一个看上去很新的纹身，像是一只白发的狐狸。“上古之神又一次行走着，从洒在神圣石之上的鲜血中升起。神祇科伦前来满足孩子的需要，并帮助我们解答疑问。他向你表示歉意，科卢普，因为他使用了你梦境中的世界。但是这里是新生神祇无法影响到的地方。不知什么缘故，你的灵魂对他们免疫。”

“愤世嫉俗的回报。”科卢普说着，鞠躬。

女人笑了。

“我想的话，”潘·措说，“你会使用不死族的魔法，让这个孩子出生，成为形变者。”

“是的，这是我能做到最好的了，铸骨者。转移灵魂的人——我们通常称为形变者——必须被创造。”

科卢普清了清嗓子：“请原谅科卢普插话，但是我们似乎还缺少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人？”

“她在两个世界间徘徊，”莱维人说，“科伦现在将她引导到你这里了，她仍然很害怕。这取决于你，科卢普，是否欢迎她。”

科卢普调整了他那褪色破旧的外衣袖口，“对任何人来说，证明科卢普的魅力都不是难事。”

“或许，”莱维人皱着眉头说，“她的血肉是可憎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科卢普和葛可亲地点点头，然后环顾四周：“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吗？”

潘·措笑了。

“我建议，南方。”

他耸耸肩，朝两个同伴鞠躬，然后径直往南去。几分钟后，他回头望了一眼，但是火堆已经看不见了。他独自一人待在寒冷的夜里。

满月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将银色的光芒洒向大地。前方，科卢普即使极目远眺，也只能看到苔原默默地伸展着，平坦，毫无特色。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有什么东西出现了，仍然在很远的地方，似乎很艰难地在前行。他看到它跌倒了一次，然后又站起来。尽管在发光，那身影看上去仍然是一片黑色。

科卢普往前走，那身影还没有看见他，他在距离三十英尺外的地方停了下来。莱维人没说错，科卢普掏出丝绸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涌出来的汗水。这个身影曾经是一名女人，身材高大，有着长长的黑色头发。但是她早就死了，她的肉体枯萎了，呈现出黑色木头一般的颜色。或许最可怕的是她的四肢，粗糙地被缝在身体上。“啊哈。”科卢普低声说，这女人曾经被撕成了碎片。

女人的头扬了起来，不能视物的眼睛对着科卢普的方向，她停了下来，张开嘴，但是没有任何话从她的嘴里涌出。

悄悄的，科卢普往自己身上释放了一个法术。然后又看着她，他皱起眉头。一种保存的咒语曾经释放在女人身上，某种防止腐烂的法术。但是那个法术出了问题，有什么东西重塑了它。“姑娘，”科卢普尖声说，“我知道你能够听到我说话。”他其实并不知道，但是决定坚持这个判断，“你的灵魂被困在身体里，这并不是你自己的灵魂。它不会成为你自己。我名叫科卢普，我可以引导你得到救赎。来吧！”



他转了个身，开始往回走。不一会儿就听到身后有沙沙的声音，他笑了。“啊哈，”他低声说，“科卢普确实非常有魅力。但是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变得很苛刻。”

火光又回来了，就如面前的一盏明灯，科卢普看到两个人影在等待他们。他曾在自己身上释放的法术让提兰和莱维人看起来闪烁不定，那是因为他们的魔法力。科卢普和那女子走到了他们身边。

潘·措上前一步：“谢谢你，科卢普。”他打量着女人，缓缓地点头，“是的，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不死族法术的痕迹，不过不仅如此。”

他看着莱维人：“她曾经是一名法师？”

莱维女人往她身边走近了几步，“听我说，迷失的人。你的名字叫塔特萨尔，你的魔法来自光明神殿。迷道的力量在你身边流动，它赋予你生命，保护着你。”她再一次掀开长袍，“现在是时候带你重新回归世界了。”

塔特萨尔警觉地后退几步。

“你的世界已经终结，”潘说，“我的世界，是你现在所知。而莱维人会为你提供未来。在这个地方，一切将被合并。你披盖的肉体仅仅依赖于一个防腐的咒语，在你临死前你打开了你的迷道，而不死族的迷道影响了它。而你现在则徘徊在一个凡人的梦境里。科卢普承载了这种变化，请允许我们帮助你。”

塔特萨尔无声地尖叫，蹒跚着投入了潘的臂弯。莱维人迅速加入了他们。

“噢，”科卢普吸了一口气，“科卢普的梦境奇怪地转变了。而他自己关心的问题则永远存在，令人难忘的声音，再一次，他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边。”

突然间，科伦出现在他身边：“并非如此。使用你而不给予回报，这不是我的风格。”

科卢普抬头看着上古之神：“科卢普不要求回报。这就是一份赐

福，我很高兴参与了其中。”

科伦点头：“话虽如此。告诉我你在努力做什么。”

“拉里克和莫瑞里奥在寻求纠正一次旧有的错误，”科卢普叹了口气，说，“他们以为我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但是我想把它纳入我的目的之内。内疚操纵着这样的决定，但是那是必须的。”

“我理解。那么硬币携带者呢？”

“保护的方案已经在设置，但是最终的成熟形态还没有出现。我知道玛拉兹帝国的人已经来到了达鲁吉斯坦，就在眼前。他们寻找的是——”

“是什么，非常清楚，科卢普。甚至对他们来说都如此。好好利用你的优势，当你找到他们的时候。盟友可能会来自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有两个人在靠近这座城市。一个是不死族战士，另一个是魔法师的噩梦。他们的目的具有破坏性，但是已经有力量介入反抗他们。去弄明白他们的底细，但是不要公开反对他们。他们非常危险，力量相逐，科卢普。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吧。”

科卢普点头：“科卢普不是傻瓜，科伦神。他从不公开反对任何人，他认为力量是一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的东西。”

在他们说话间，莱维女人把塔特萨尔抱在自己的怀内，潘·措蹲在附近，他的双眼紧闭着，嘴里无声地念念有词。莱维女人有节奏地摇晃着那干枯的躯体，轻松念诵着什么。水渍浸染在莱维人的大腿上。

“嘿，”科卢普低声说，“她真的要准备生孩子了。”

突然，莱维人推倒了那躯体，它已经成为一堆没有生命的皱缩的空壳。

月亮突然悬挂在头顶，如此明亮，科卢普甚至都无法直视它。

莱维人蹲在地上，有节奏地移动着，用力着，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潘·措保持不动，虽然他的身体在发抖，脸上因为折磨而痛苦地

扭曲着。他的眼睛睁大，那明亮的琥珀色的眼珠死盯着月亮。

“上古之神，”科卢普平静地说，“塔特萨尔会记得多少以前的事情？”

“不清楚，”科伦回答，“灵魂转移是一件微妙的事情，这名女子在火焰吞噬中消耗得太多。她的灵魂首次飞行驾驭着痛苦和暴力的翅膀。另外，她进入了另一个残破的身体，承载了那身体的创伤。即将出生的小孩是从未见过的形态，它的生命将是一个谜，科卢普。”

科卢普哼了一声，“考虑到她的双亲，确实会是个例外。”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脑海，他皱起了眉头，“科伦，莱维人的第一个孩子会怎样？”

“什么也没有，科卢普。莱维女人的怀孕方式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他微笑，“包括我。”他抬起头，“这个魔法属于月亮，科卢普。”

他们继续看着莱维女人为生育而努力着，科卢普似乎觉得他们等待的时间比正常的夜晚要长得多。月亮仍然挂在头上，似乎那个位置它很喜欢——或者说，他想着，它是在守护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

小小的哭声打破了宁静的空气，莱维人举高手臂，一个全身包裹着银色毛皮的孩子躺在她臂弯。

甚至就在科卢普的注视之下，那皮毛脱落了，莱维人翻过孩子，把她放在自己肚皮上。她的下巴抽紧，脐带断开了。

潘·措大步走了过来，站在科卢普和上古之神身边，不死族人看上去筋疲力尽。“这孩子抽走了我的力量，超过我能控制的范畴。”他轻声说。

在生完孩子以后，莱维人再次蹲了下来，把孩子抱在胸前。科卢普睁大了眼睛，母亲的腹部变得光滑而平坦，白狐的纹身已经消失不见。

“我很难过，”潘说，“因为我可能会在二十年内无法回来，看到

这女孩长成女人了。”

“你会看到的，”科伦低声说，“不过不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提兰，而是一名不死族——提兰·伊玛斯——的铸骨者。”

嘘声从潘的牙缝中挤出来，“多久？”他问道。

“三十万年，坎宁·托领导氏族的潘·措。”

科卢普把一只手放在潘的手臂上：“你有了可以期待的东西。”他说。

潘·措瞪了科卢普一会儿，然后转开头，迸发出一阵大笑。

在科卢普进入梦境前那几个小时的的确确算是多事之秋，那是从他跟巴吕克会面开始。那戏剧性的蜡质硬币模型赋予的微妙暗示——那个弄巧成拙的恶作剧。

那次会面后不久，那蜡质的硬币已经融化并黏在他的外套和手臂上，都结成硬斑了。科卢普在炼金术士的房门外停下了脚步，罗尔德已经走到视线之外。“噢，天哪，”科卢普急促地呼吸了一口，擦去额头上冒出的汗滴，“为什么巴吕克大人这么熟悉克鲁克斯的名字？啊，愚蠢的科卢普！曼莫特叔叔，当然。噢，天啊，一切都太密切了——可能会搞砸的！”他继续踏着大厅的楼梯行进。

那个时候，欧普恩的魔力像是蜡染一样浸晕开来。科卢普为自己的双关语而发笑，但那是个心烦意乱的笑容。他得想办法避免这样的接触。力量总是习惯于触发他自己的天赋，他已经感觉到脑子里出现了急切的龙之套牌的影像。

他赶紧下楼，穿过大厅走到大门前，罗尔德正好进来，带着生活用品。科卢普注意到老仆人的衣服上满是尘土：“亲爱的罗尔德，你看起来像是刚从沙尘暴里活出来！你需要科卢普的帮助吗？”

“不用了，”罗尔德哼了一声，“谢谢你，科卢普，我可以自己搞定。你出门以后可以好心关上门吗？”

“当然了，善良的罗尔德！”科卢普拍了拍男仆的手臂，大步走进了庭院。通往街道的大门敞开，尘土在四处飞扬。“啊，是啊，道路修整。”科卢普喃喃自语。

一阵头痛突然袭来，他眼前一闪，似乎阳光一下子让他什么也看不清。他正往大门走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门！科卢普忘记了关门！”他转身，又折回到大厅门口，叹了口气，满意地听到大门合上的声音。当他再次朝街上走去的时候，听见一阵叫喊声从前面的街道上传来。随后迸发出一阵巨响，但是科卢普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声叫喊吸引了。

那声叫喊，那诅咒的魔法风暴，卷着尘土呼啸着掠过他头顶。他跪倒在地，然后猛地抬起头来，瞪大了眼睛，“这，”他低声说，“这没错，是玛拉兹的咒语。为什么阴影神殿的影像像火一样在科卢普颅骨之下燃烧？谁在达鲁吉斯坦的街道上行走？”那永无止境的拍打声，“一个谜题被揭开，许多谜题又诞生。”

那阵剧痛过去了，科卢普站了起来，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尘：“很好，苦难总在发现可疑之处后降临。科卢普得到了宽慰，一切归功于对罗尔德朋友的承诺。睿智的老朋友罗尔德，欧普恩的气息这一次是受人欢迎的，虽然美中不足。”

他大步走到门边，朝街上张望。一辆拉满碎鹅卵石的车已经翻了，两名男子在争论这辆车翻掉是谁的责任，并重新装填它。科卢普打量着他们，他们说的达鲁腔，但是其中一个带着一丝口音——不属于本地的口音。“噢，天哪。”科卢普说着，退了一步。他整了整外套，深呼吸了一口，打开门走到大街上。

那个甩着袖子的小个子胖男人出了大门往左转，他似乎走得很急。

威士忌杰克中士用伤痕累累的手臂抹去前额的汗水，他的眼睛眯

成一条缝，对抗着强烈的阳光。

“就是那家伙，中士。”索瑞站在他身边说。

“你确定？”

“是的，我确定。”

威士忌杰克看着那名男子穿过人群，“为什么他这么重要？”他问道。

“我承认，”索瑞回答说，“我不太明确他存在的意义，但是他非常重要，中士。”

威士忌杰克咬了咬嘴唇，转身走到马车边，那里平放着一张城市地图，用岩石压住四角。“谁住在这个庄园里？”

“名叫巴吕克的人，”索瑞回答，“一个炼金术士。”

他皱眉，她怎么知道的？“你说这个矮胖的男人就是巴吕克？”

“不，他是为炼金术士工作的人，并非仆从。一名间谍，或许。他的技能涉及偷窃，还有，他拥有……天赋。”

威士忌杰克抬头：“一名先知？”

似乎这句话让索瑞一震，她退缩了一下。中士盯着她，困惑着，索瑞的脸色开始发白。该死的，他不知道，到底这个女孩身上发生了什么？“我相信是这样的。”她说，声音有些颤抖。

威士忌杰克站直，“好吧，跟着他。”

她颤抖地点点头，然后悄悄地没入了人群。

中士背靠着马车侧板，休息着。他打量着自己的小队，表情很难看。特罗茨摆动着他的锄头，像是上战场一样。石块飞得到处都是，路人纷纷躲避，躲避不开的时候就不停咒骂。篱笆和提琴手蹲在一辆手推车后面，躲着每一次巴哈斯特的锄头砸在地面上飞起的石块。木槌站在一边，指挥着行人躲开这里。他都不再跟人咆哮，因为在跟一名骑着驴子带着一大篮子木柴的老汉争执的时候嗓子哑掉了。那捆木柴现在正散在马路对面——老汉和驴子已经不见了——正好挡住了马

车前行的路。

总而言之，威士忌杰克总结道，每个扮演热衷于工作的道路工人的人都有着奇怪的令人不安的表演天赋。篱笆和提琴手弄到了货车，装满了鹅卵石，就在他们午夜从湖畔的公共码头登陆以后不到一个小时。至于他们怎么弄到的，威士忌杰克根本不敢问。但是这完全符合他们的计划。一些喋喋不休的絮语在威士忌杰克的脑海里盘旋，可他都努力驳回了。他是一名军人，而军人则要服从命令。当时机成熟，这座城市的所有主要街道都会陷入混乱。

“埋设地雷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提琴手曾经指出，“所以我们得在大家的鼻子底下干，很简单，修路。”

威士忌杰克摇摇头，提琴手的说法是对的，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质疑他们。他们继续破坏着街道，用火烧的硬土包裹的虫族弹药取代旧有的鹅卵石。一切都会这么轻而易举么？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索瑞身上。不太可能。迅影·本和卡拉姆终于说服了他，他们一半的任务最好不要有她参与。她跟着船员们一起前来，眼睛从来都没闭合过，可是也从未为大家提供一点帮助。他承认，派她去跟踪那个胖子之后他感到心里有点宽慰。但是，有什么东西把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孩拖入了战争的世界？他不明白——他无法忽视她的年轻，也无法忽略她那双冰冷、死气沉沉的双眼背后的杀气，那是专属于杀手的。虽然他反复告诉他的中队，她和他们一样只是凡人。可是她身上越来越多的谜一般的东西让他也无法提供答案。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那驾驶渔船的技能似乎是无师自通。而在达鲁吉斯坦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渔家小女孩的特质。她身上有种上层人士的姿态，似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无论她在哪里，她都能表现得像是天生就适应那个地方。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么？不，而这样的结论似乎更符合迅影·本的判断，这个想法让他不愿意接受。那她在纳斯罗格外饱

受折磨的冰冷女人形象又是从何而来？他可以看着她，然后自己的一部分说：“年轻，眼神里没有不愉快，信心让她如此有吸引力。”而另一部分的自己则强烈地反对。年轻？他听到自己苛刻而痛苦的笑声。噢，不，这个姑娘不年轻了。她老了，她行走在黎明前血红的月色中，没错。她的脸是一张永远无法预测的脸，她的眼睛看着你，威士忌杰克，而你却永远不能猜到她在想什么。

他感觉到汗水在他的脸和脖子上肆虐。无稽之谈，他心中的某部分因为恐惧而失去了自我。它把未知的东西扩大成盲目的绝望，他仅能认识到这一面。绝望中，他告诉自己，人总是需要一个方向，一个焦点的。寻找到方向，绝望就会远去。

当然啦，这并不容易，他感觉到绝望是没有形状的。并不仅仅是索瑞，也不仅仅是无休止的战争，甚至并不是来自帝国的背叛。他无法寻找到答案，也厌倦了提问。

当他在灰犬镇看到索瑞的时候，他内心的恐惧，其实来源于突然明白了自己成为了怎样的人：一个永不言悔的杀手，包裹着非人的冰冷铁甲，不再提出问题，不再寻找答案，就似在大屠杀鲜血的海洋中一个小岛上寻找生命的意义。在那孩子那双空洞的眼里，他看到自己灵魂的枯萎。而她的反应则毫无瑕疵、毫无缺陷地挑战着他看到的真相。

汗珠顺着他的后背淌下，皮甲内的热度对抗着从心底涌上的寒冷。威士忌杰克举起颤抖的手，擦拭着额头。在未来的日夜里，人们会在他的指挥下死亡。他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精心策划的行动——成功就意味着敌人的死亡比自己人死亡多得多。这座城市——繁忙、拥挤的人群，街道上挤满了懦夫或勇者——仅仅是一块游戏板，而游戏的开展则是让另外的人谋求了利益。他的计划对自己而言是徒劳无功。而他的朋友可能会死——在这里，他终于叫出了他们当得起的这个称谓——而其他人的朋友可能也会死，不光是朋友，还有儿子、女儿、



父母。死亡人的名单似乎永无止境。

威士忌杰克把全身重量压在后背上，努力平息着晕眩的头脑。挣扎着，他的目光从街道上移开。他看到一个男人出现在庄园里楼房第二层的窗口。男子看着他们，他的手上沾满了明亮的红色。

浑身一颤，中士看向了别处。他用力咬着腮帮，直到尖锐的疼痛传来，他尝到了血的味道。集中精力，他对自己说。从这烂摊子里脱身。集中精力，否则你就会死。不光是你，还有你的小队。他们信任你，相信你会带着他们走出去。你要继续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从鼻孔里喷出一口气，然后转身朝向一侧，吐了一口鲜血。他低头，看着被血迹染红的卵石。“这样，”他嘘了一声，“看上去容易多了，不是吗？”

他听到了脚步声，抬头看到篱笆和提琴手来到他身边。两人的脸上都闪着困惑的表情。

“你没事吧，中士？”提琴手悄悄地问。两名工兵的身后，木槌也靠了过来，他的目光闪烁着，盯着威士忌杰克苍白、汗如雨下的脸。

中士苦笑：“我们的进度落后了，还要多久？”

他们的脸上满是灰尘和汗水，两个工兵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篱笆回答：“三个小时。”

“我们决定埋七个地雷，”提琴手说，“四个火花弹，两支火焰喷，还有一个爆裂诅咒。”

“能把这些建筑物都炸倒么？”威士忌杰克避开木槌的眼睛，问道。

“当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阻塞一个十字路口了。”提琴手冲着同伴笑了。

“你是不是有特定想要炸倒的地方？”篱笆问道。

“你身后的庄园属于一名炼金术士。”

“那好啊，”篱笆说，“这会在整个夜晚照亮整片天空的。”